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陶菴全集卷五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黄　晃

謄録監生臣王光宁

陶菴全集卷五

明　黄淳耀　撰

傳

少司寇歸公傳 名子顧

少司寇歸公字春陽號貞復蘇州嘉定人其先自唐宣公崇敬與其子憲公登始顯嘉靖中崑山有光先生以文章名天下公其族子也父有陞以至孝聞精韜鈐律

歷農圃醫卜之學公幼從其父學博涉經史忠孝廉潔出於天性萬歷戊戌進士繇中書舍人遷工科給事中會有城門樓災公上疏切諫其略曰今天下事之最大而急者無如青宫講學而最可虞者無如章奏不下青宫輟講六年矣中外惶惶輔臣請之不得禮臣請之不得南北臺省諸臣請之亦不得及閹寺出一言利之疏則朝上夕報夕上朝報是不且輕國本而重傷天下之心乎章奏一切寢閣則是非邪正不復有所別白進退

予奪不復有所剸裁安危緩急不復有所倚仗遂使政體鬱於上仕路鬱於下財鬱於𠹭囚鬱於獄此四鬱者非所以滅凶而召和也洪範曰肅時雨若蒙恒風若漢書五行志曰王者嚮明而治則火得其性而不為灾火為鬱攸之神今鬱結成習遠於肅而近於蒙故旱魃未除炎火繼作陛下何不仰體天心一日盡舉實政首令皇太子出閣講學亟發一切章奏以消去天下之鬱如此則何禱不應何災不禳豈不鞏宗社無疆之福哉王

文肅見之歎曰眞諫官也時神廟春秋髙福王未之國小人睥睨兩宫間廷臣持禄養交黨論大起畿輔宣大山西河南山東吴蜀仍歳水旱國力漸屈公連上章請飭紀綱以覈實效釋門户以破嫌疑召致舊臣趙南星鄒元標等以定國論速完福藩府第趣遣之國以一羣心蠲賑灾傷之民以培根本節水衡浮費絶方士冒請以足國用有曰臣常言天下亂形已成陛下豈以臣言為未必驗而不信耶言惟無驗驗則不可為矣榮夷斂

怨之言驗而周轍不復西黨錮瞻烏之言驗而漢爐不復然范陽之釁既作而歎九齡之先見則已晚靖康之難既發而繙陳瓘之抗疏則無及人臣甚無樂乎言之一驗而居先見之明人主亦何苦峻卻過計之言而掇必驗之禍哉上雅知公嘗題歸佛子三字於御屏盖京師以公恬澹寡慾呼為佛子語徹禁中故也然疏多留中不下論者惜之公素不樂仕進執政者亦多不喜公故在諫垣九年始陞尚寶司卿繼遷太僕寺少卿熹宗立

遷南京太常寺卿旋轉南京通政司使此數官皆冷曹名遷而實抑之時璫禍已萌芽而公亦病且老矣遂上疏乞骸骨歸詔加公刑部侍郎許致仕公歸而璫禍益烈鉤黨徧天下公前言大略皆驗會熹廟升遐公聞不勝悲慟疾寖劇今天子嗣位改元強起具冠帶箕易得頤之上九喜曰天子明聖老臣死瞑目矣遂卧不起踰月卒年七十公嘗侍母沈夫人疾母病目失明公跪而舐之百餘日夢有人語之曰母病以某日痊至日雙眸

炯然蓋孝感所致也公在朝薦一外吏吏藏千金白粲中進公公得金大恚亟還其金遂與之絕巡視節愼庫清奸竇杜私交歲成奏上羨餘四千餘金前此例不上羨餘也宦成無屋以居光祿須公之彥以數掾居之公於是始有屋客至麥飯葱汁坐論文史充如也或勸公稍事請托為子孫地公笑曰吾猶娶也子欲令我倚市門耶客慚而退公於書無所不窺為文章師法震川不為琱繪刻琢之辭而正大溫粹辭達理舉所著詩文集

若干卷工垣奏疏若干卷刪正綱目通鑑三百卷輯天文地理兵歴卜筮諸書為備我集一百卷選歴代古文詩為天絅集二百卷藏於家

論曰前史所稱廉吏多矣或務為名高或齪齪苛謹無術學若歸公在諫垣時憂國發於至誠所上書援據經術通達國體直言極諫有賈誼劉向之遺風焉今吾鄉三尺童子皆知公廉然四方知之者鮮矣若其進於廉者鄉之人亦不盡知也予故掇其大義著於篇以授其

子鱗使傳焉

附與歸玄卿書

舟中偶讀朱平涵史概中叙梃擊一案云以張差為非風癲者數十人而先司寇與焉蓋張差梃擊實有主使其以為風癲者小人以為非風癲者君子也此繫先司寇立朝大節今疏稿中不見或是當時連名上章疏出他人手未可知然胡澹菴封章亦出他人筆今但知為澹菴者以其出身任之也此事不可不

增入傳中今更推敲一二如左

朱君平先生家傳

友人朱行節兄弟既葬其父君平先生復集比先生之行事以求能為文辭者而傳之其言曰世之為人子者莫不欲傳其親顧親不可以飾而傳譬諸繪親之像朝夕事之像與親有毫髮不似即子之心不安獨於吾親之行有不及者而為虛美以飾之則是以不似吾親者為安也珩之述吾親也惟其似之而已余聞而韙之為

掇其大略作朱君平家傳先生名邦治字士偉號君平嘉定之羅溪里人父某生五子先生其次也幼出為叔父某後敏而好學宿儒沈玉林號為能抗師法從游者常數十人先生年十二為入室弟子弱冠補學官弟子員往來婁東鹿城梁溪之間一時賢士大夫皆自以為不及嘗深入七十二峰雪月之夕正衿危坐山中人望而異焉於書博覽强記尤精春秋内外傳莊列馬班諸書解剥脈理分刌節度每灑灑為人道之獨不喜為章

句之學屢試京兆不第意泊如也姚江朱憲副少與先生同學先生弟畜之既貴延致先生於官所嘗誤論一死囚先生適見案牘為指示失入處憲副大驚立出之先生終不告所出者以故唯舉以戒子弟曰人命至重爾曹他日居官慎不可忽其為德於陰皆此類也事所後父母本生父母皆竭力孝道葬祭儀節一准朱子家禮遇諸弟有恩見人有急如赴焚溺未嘗以力不足為辭晚年誤為邑令所銜欲中以危法据摭無所得乃搒

諸衢曰訟朱生者投牒過三日竟不得一牒令慚且悟曰朱生善士也待之加禮焉卒時年六十七先生為人莊敬樂易雖盛夏見所狎客未嘗裸袒子弟有逆旨者微示以意悔謝即止人方之萬石君也

贊曰今世所號為傳人率指仕宦有聲績及繡其鞶以為文辭者宜先生之名不出於邑也然史稱黄叔度比於顔子而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僅取荀淑郭泰諸人相推許之言以為徵驗而已夫宗族鄉黨兄弟朋友之間

孔子之所以取士也若朱生者孔子之所謂士矣哉

黃烈婦傳

黃烈婦殷氏死於天啟改元之年距崇禎甲申廿又三年矣初烈婦之家以婦死逼嫁故諱言其死時事烈婦父母家本農也知哀其女之死而不知表其女之節而烈婦之家及父母家皆在黃浦之東去城邑數舍邑之士大夫莫知也里之人有知之者又無能出氣力振暴之以是久而不彰會張子錫眉得其內兄黃廷賢所錄

烈婦本末視予予聞而悲之烈婦嫁黄龍生一子三女子先死歳餘龍亦死烈婦號哭晝夜不輟聲請於舅姑願立後守節舅姑疑其偽也弗聽里人聞烈婦賢爭欲娶之有強委禽者夫家許之烈婦固請守節百方終不聽乃跪謂其姑曰新婦不得已將再嫁幸延吾母及鄒氏姑為別鄒氏姑者龍之母黨龍幼育於鄒烈婦其所聘娶也姑許諾為延烈婦之母與鄒氏姑至烈婦具酒食敬進且拜且泣曰諸大人良食自愛長與膝下辭矣

即行哭入房為改服狀久之不出既而磔磔有聲則持刀自刎死矣錫眉曰吾少時往來黄浦上頗聞烈婦死狀蓋頸裂向後若狼顧者由其用刀時惟恐不殊劊巨故也又曰廷賢得其事於陸生文濟陸生者館於烈婦家為童子師每言烈婦事為悼嘆不置云余怪烈婦農家女非夙奉姆訓知人倫之不可瀆也智以成其謀勇以成其死視刎頸如拔一毛悲夫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旦賊陷京師君死社稷朝士交臂屈膝從而臣僕焉者

麻立於燕齊之疆奉表勸進者比比也彼平日之所讀者何書哉且夫衣賊衣綰賊綬其心猶禽獸也俄而賊敗即有背城以歸而論者爭湔洗之曰是固不得已或曰宜加以官回視閭閻之匹婦志烈焯焯與日月爭光舍是無宜旌表者乃二十年無聞焉何也以殷氏推之則天下之仁人志士行成而名不傳者多矣夫名之傳非烈婦所慮及也獨於理有不當然者吾是以表而出之以遺張子使傳焉

先大父經歴公事略

先大父經歴公諱世能字濟夫爲人忼慨倜儻嗜義若饑渴早孤曾大母老無以爲養乃應里中推擇爲掾史逌他吏舍灾田賦户口之籍皆燼於法失火者當死其人見公長者即向公搏顙涕泣曰縣尹素奇公才今詭云火從公發爲我承之必無事而某得以公庇免此身公之身也公憐而許之縣尹不得已即坐公死公懼已諾之又不忍悔聊以事問日者日者卦之起賀曰公免

一人於死此陰德也不惟無罪自此當得官既而上官疑其事而釋之以掾史歷三考赴京陞陝西平凉衛經歷時西寇犯虎山溝兵廵董國光檄指揮李實禦之以公參軍事公與李悉力捍禦三晝夜虜不得入而退時萬歷二十七年也其明年西安府靈臺縣賊殺傷官兵聚衆淌萬董公率大軍至涇州公時在軍自請前行覘賊虛實董公以數百騎授之公辭曰偵賊不宜人多人多則賊必以我為挑戰遇輒迎鬬鬬必死今我以數人

往易為前郤賊亦不以偵騎虞我乃可得其情還報董公拊髀歎曰經歴知兵吾不及也公往詢土人乃盡得賊要領以歸發兵擊之賊遂破散其倉卒應變多此類董公以公為才常委署崇信縣事縣民獷悍難治多逋糧公視事六月賦足而事辦又委署安定監二年革去浮費八百餘兩皆前吏以入私槖者或謾語公曰今仕宦由科目進雖汙墨猶能通顯由雜流進雖清廉卒得瘝錮公自視豈當至台鼎耶何自苦乃爾公笑曰吾欲

行意耳其他吾不知也嘗有宗室數百人撼司道門大駡司道屏息不敢出公亟白韓王捕為首者鎖之宗室怒曰老黄辱我伺其出必衆擊之或勸公宜用衛軍自防公曰是激變也肩輿行自若在官七年宗室終不能有加於公及罷官有出餞數十里外者曰老黄好官前事乃吾屬過耳平凉民愛公及其去也爭欲買田宅留公居之公不可乃已先是平凉府推官楊某者忮忍人也常欲坐一人以重辟公召視其人年僅二十許其坐

罪以前十年事而所坐罪非童子能作公乃力白其非辜揚某知其不可奪即縱遣之且陽謝曰賴公得不枉法既而陰中公以不謹罷之都御史顧公其志怒曰經歷廉直吏也今乃為酷吏所中即劾罷揚某公未離平涼而揚已失官矣以經歷持正抗司理司理能罷其官而不能以非罪殺一人而都御史以經歷失職之故至并擊去司理皆近世所無有也歸家貧甚得郭西田一頃耕之暇則追逐里社黃雞白酒相娛樂凡數年而卒

得年六十有四公好陰行善不以語人嘉定議折漕公
具民疏有勞終不自言又常於涇陽逆旅得遺金二百
餘錠物色其主還之不告姓名而去其用意與俗異如
此孫男淳耀曰先大父臨財廉見義勇不卑小官所至
能行古人之事使生當正嘉以前所樹立如徐晞況鍾
豈足道哉吏道雜而貲格拘所蓄蘊百不施一白首歸
田與傭衆人無異亦足悲也夫為子孫而匿其祖先之
美不以告於人與人飾虛美以誣其祖先者罪等也用

敢節録先大父事實如左以求世之仁人君子舊筆書焉

僮乙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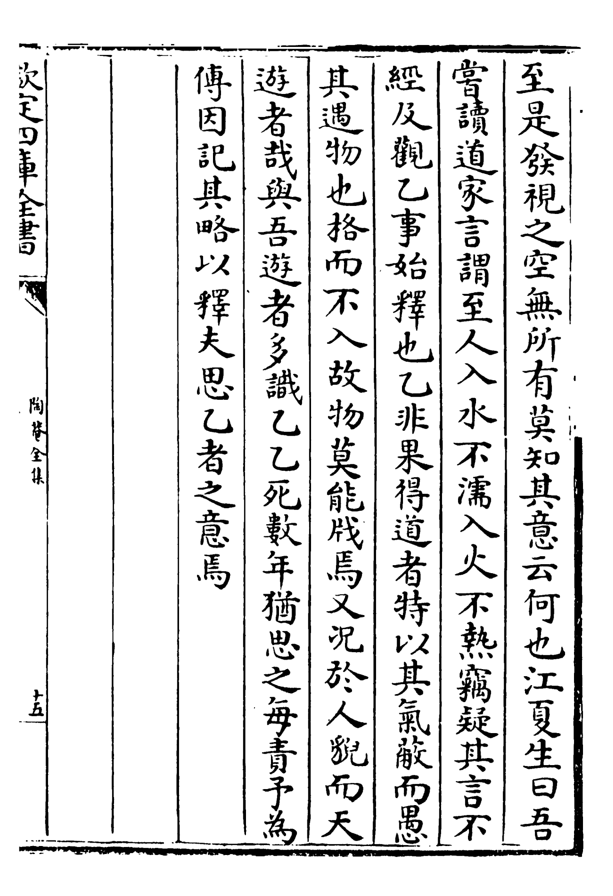
吾生四歲時有人攜一童子售吾家為僕髮鬅鬙覆額其狀穉騃無識知吾家以千錢鬻之問其名曰乙問其姓曰張問其年曰不知也與之錢令記其數自五六以下則能知至七八以外輒睸眙不知所措雖百方教之終不省家嘗以餅餻豚蹄置一橐中令乙持至數里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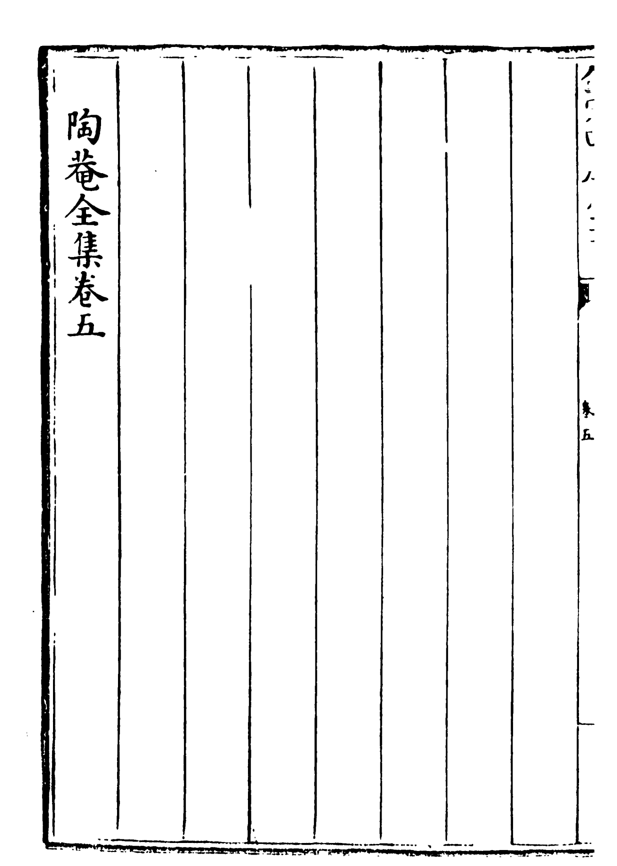
餽親串家道遇一舟載巨石以行挽舟者素識乙且知其騃也佯為好語語乙曰若安往乙告之故挽舟者曰若持槖良苦曷不置吾舟而徒手行乙曰甚善遂舉槖置其舟中行不數步挽舟者曰若安能無故以槖置吾舟宜助吾挽舟乙曰諾即為負縴挽舟十數里甚力過所遣親串家不止又行數里舟已泊挽舟者始遣乙去辭謝良久乃行其愚無知為人所狎弄皆此類也每至街衢則數童子呼噪逐之撓挑觸擊務得其怒以為笑

樂或戲呼之曰仙人葢以世所稱仙人或佯狂游戲人間故以為謾云久之仙人之名徧國中乙亦自喜曰吾仙人也然其跡頗異甞為猘犬所齧自以意取井沓傅搦處立瘥同時為犬齧者作狗嘷死又甞梯上沓樓忽失足自樓上倒墜樓下首如杵投臼血瀏灕被面氣絶久之忽躍起取水洗血復操作如故問其所苦不覺也生不知女色或戲問之若欲得妻乎乙笑曰吾手持一把秤不識銖兩用妻何為每入市貿物必預擇去錢之

濫惡者曰柰何以惡錢市人物及得物歸良楛相雜責令易之終不可得家人卒無如何久之市人知其愿亦不復與惡物故乙所市物視他僕反贏焉余嘗結夏課患客剥啄使乙司閽夙誡曰客索我必告以他出乙應曰諾客至則笑而不言客測知其故佯謂之曰若主人令若謝他客獨不令謝我亟入白若主乙如客言走入白余叱曰吾向與若言謂何乙曰果爾是誑客也我終不能誑余不得已出見客各道所以相與大笑乙嘗拾

遺金若干執而號於市曰誰失金者亟從我取去黠者紿之曰此固吾金也乙即隨手與金不復問得金者反不自慊以數十錢勞之乙大喜誇於人曰使吾不還金安得此錢也偶於演武場西負一屍置城鋪以稻草擁之不時而甦其人問姓名不荅而歸乙死時尚不冠髮亦有數莖白者終不知其年先是鄰之僕者多使乙乙皆為盡力或使乙貰物未酬市價死之前一日亟從鄰人索價酬所貰主越明日死矣生時有一篋扃鐍甚固


至是發視之空無所有莫知其意云何也江夏生曰吾嘗讀道家言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竊疑其言不經及覩乙事始釋也乙非果得道者特以其氣敝而愚其遇物也格而不入故物莫能戕焉又況於人貌而天遊者哉與吾遊者多識乙乙死數年猶思之每責予為傳因記其略以釋夫思乙者之意焉



陶菴全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陶菴全集卷六

明　黄淳耀　撰

祭文

祭龔黙思先生文

惟昔先生掌教吾邑我方結童鴈鶩是執有來鵠袍旅進而揖先生試之有甲有乙顧此骫骳歎為奇逸曰汝他年飛騰可必速令羈剪無使喫蹶我時受教汗出如

發自慚薄劣斯豈敢當既退而思亦以自慶我非黃童
師實水鏡江右張公適為司李見余帖經首用嗟美先
生顧余言差驗矣是時衙齋清閟如水雨即熊熊亦有
惲子蘭芽玉茁文藻紛詭遂蒙提攜言偕諸彥握槧懷
鉛含毫嘯硯究奥開通精微貫串秋實互垂春霞爭絢
是惟先生提策以然教誨飲食盖兩有焉泰山嶙嶙河
水瀰瀰我於先生以管窺之臨事能決守成不回棟梁
天骨英雄傑魁下及詩章與其翰墨元白笙簧蘇黃羽

翮鼎也枉車器博用淺别篤治中驥足詎展憶昔玄冬江空日短一别舟中清塵遂斷側聞歸田辛壬之際又幾何時奄忽即世隅越在遠日月不聞訃訃斯後我心則慇嗚呼人無賢愚所重師友我雖不才知已敢負聞訃之時方哭我母心死魂傷慶弔何有既當服闋又歷春冬間闊人事灑涕無從茲偕吾友篤言南鶩道指西州一哭而去明訓在耳明義在心服以悠久猶恐弗任蕭蕭繐幃沉沉泉扃何以寫誠金石青熒嗚呼尚享

祭汪無際先生文　戊寅代

嗚呼先生其有罪於天耶夫圭不琢虛舟廓然惟忠與孝道周性全吾知其無罪於天也其有罪於人耶目營四海家之一囷郎潜白首朝夕恪勤吾知其無罪於人也然而天之於先生也予之以虛名縶之以散地既不得迴翔於館閣之間又降之以大戾人之於先生也祿之不盡其材使之不程其器一朝詿誤浸尋至於不諱反覆思之宜若有罪也然吾觀今之君子處而得志於

鄉出而膴仕於朝乘堅齒肥紫綬垂腰名田廣千畝華屋刺雲霄若而人者皆貪殘冒沒左攫右剽息偃在牀而以其官為傳舍善事左右而蔑國典如弁髦求之先生無一於是焉則豈先生之高風偉節篤行貞操乃即可指之為罪而其罪至於莫逃者哉吾聞天道有時而不信人事有時而失常曾參無殺人之實而慈母以流言下堂盜跖有人肝之樂而夷齊以窮餓死亡龔生殀而老人失涕揚公逝而大鳥悲傷自古及今葢亦多矣

今天子本降生全之賜而先生自罹霜露之殃又何尤乎衆口何憾乎蒼蒼嗚呼哀哉朝章國論誰與謀之老成典型誰與留之鄉邦凋敝誰與憂之丹旐一行漆棺萬里巫咸不存汗青莫紀彼其聞訃而驚撫柩而哭者計必為胡越之人與狂易之子若某等通家世好重以姻連則其深悲極痛又不盡於一哭而已嗚呼哀哉尚享

祭張子宣文 己卯

嗚呼惟天生民鼎鼎百年中道天折有愚有賢以子之賢家寶國琛與愚同盡孰不霑襟憶昨戊寅月惟春首予將遠行子執我手送之吴山梅花盛開鬚眉氷雪巾屨瓊瑰子具濟勝如軀斯勇挾我升峰我倦而恐十日之飲我舟遂西背春徂夏把劒歸兮君云二豎入我腸胃酒湛空觴食不甘味我祭子顔其瘦如琢心竊憂之復恐子覺子有難弟向余亦云勉其服餌懇懇勤勤及今首春子恙加劇我雖杜門遣訊絡繹疇昔之夜子入

我夢曰病已痊我喜色動既覺而疑厥祥何歟欻報子訃夢乃反諸嗚呼哀哉昨歳此時子何壯也今甫一期遂成亡者子之送余天涯不遠我今送子曷日而返念子才氣百夫之雄廉悍鋭發鷙鶻試風思子肝膽立談可竭疎明豁達裂竹見節擾擾鬼録登者若多使此人死天道云何伊余寡交去皮存真弱冠締結不過數人數人之中已喪其五閲年倍余陶勇過我五人之中三出君門曰衎曰容皆君弟昆衮衮十年匍匐不暇高才

淩替褔禍長夜子弟畜我我兄事子以弟哭兄有慟無已魂兮歸來釂我一觴瀝以清淚繼此椒漿

祭周巢軒先生文

崇禎十七皇運中否巨盜一呼秦晉風靡京師淪陷廟社崩圮或臣僕生或纍囚死駘駘籍籍趨向一軌誰歟殉節我師周公歸書片紙一何從容訣父與母引責在躬訣其二弟維氣之同載訣嗣人貽孝與忠衎衎陽陽雉經以終嗚呼哀哉公歿未幾天旋日揭龍興於南光

復舊物襃表忠節剗刮逆孽帝曰有臣汝忠汝烈贈官易名顯融昭晰旅櫬之歸遵自燕都僕守不去神護以趨曲蓋犀軒撲馬素車觀者塞路感嘆欷歔淳也薄劣出公門下知己感恩如生我者憶試南宮榜放之後奮袖而謁公喜頷首課我詩章吟諷在口命我言志期樹不朽剪拂陶埏如器在手我謝館試公容蹙然謂子歸矣我亦將旋奉親板輿課子韋編深之密之水涘山巔拜別金門冬春冉冉奉書不達端居多感大變鼎來天

崩地摵龍髯莫攀紙鳶空颭反覆思公義必自裁剪紙為位北向告哀居無幾何果得凶問我能信公如公自信公之為人道絶淄磷崩山在前目不轉瞬觀公立朝寧淡自將廿年清貫皎如氷霜觀公嗜學無間飲食抱一無愧處三不惑孔孟有言成仁取義積厚養完非襲所致進公鈞軸治世而平退公山林風高以清不究其施不遂其情身是以亡忠是以成嗚呼哀哉下馬有陵招魂無路匍匐後期我實淹卧萬憤塡膺偶未僵仆庶

最將來公步亦步西州何在會稽山陰山川紆委雲物飛沉愴怳幽黙想像形音為風為霆為露為霧元氣上玼鈞天下臨滌除人痾迴斡氛祲天下再平如公素心然乎不然長慟江潯嗚呼哀哉尚享

祭朱敬翁處士文

於戲人有近古所罕聞而顧見之於末世行有學校所難得而反遺之於市廛此在浮薄之夫往往以耳食而以皮相而惟通識之士則深服其處順之隤然是以當

其生也如清濟之辨於泥涇而流品有所不能混當其沒也如應龍之游於玄冥而響象有所不能傳盖油油與偕而其人遠矣泯泯以盡則悲悼生焉如吾敬翁者人貌天遊德周性全大圭不琢虛舟廓然其處於家也秉孝友睦婣之行其偶於衆也無是非同異之懲輕千金之投而所惜者妄語守一畝之宅而所耕者心田無王彥方之高名而德有同於遺布無趙清獻之貴仕而行則可以告天是以閭里歸誠市不二價子弟式化教

有三遷長君則敎聾踐實而庸德庸言無忝於古史之所書獨行次君則積學工文而真材真品有過於今世之所稱大賢若此者因翁遺訓之義方而可以卜諸子之昌後因諸子色養之盡善而可以占翁之永年不謂一病不瘥至於沉緜加翁之身者曾不及半通與一命蓋翁之前者曾不及五鼎與百籩雖道義相期者迥有判於世俗而傷哉貧也能不為之留連某等情同世講誼比忘年其聆翁之話言撰翁之杖屨雖或以交於次

君之故而景仰愛慕則固已在乎其先比者聞翁有疾冀其能痊每因次君而刺探起居以為之加損一飯豈知匍匐相救者雖百身以贖而莫能得其稍延惟是勉翁之嗣人使克有立紀翁之遺事使或有傳一觴為訣告此几筵嗚呼哀哉尚享

金母徐碩人哀辭

徐碩人者友人金孝章母也予讀孝章所撰家乘序其童年疾病母氏推燥居濕長而讀書結友母為脫簪治

具輒掩卷不忍竟讀云若其居京師失火母倉卒自免又能全其貲裝比舍有仙媪事母能決其為妖孝章有所交母能陰察其人之賢否此三事皆犖犖大者母之仁智有餘矣母之歿也孝章尚未遊鄉校今猶以奇文高行浮沉諸生間雖遇不遇無足道者而揆諸人子之心則可悲也予與孝章交未及拜母知母之賢遂為詞以申其哀焉辭曰維古賢母昭管彤兮才行高秀女憲崇兮鹿車布裳能固窮兮剪髮還鮓名顯融兮激而為

奇曰禮宗兮有如宅平德則庸兮懿哉碩人蹈厥中兮綦縞樂貧織紝工兮親執家苦必敬恭兮陽春玉冰林下風兮知幽察明大義通兮洊雷忽震不失容兮曰有賢子教必躬兮以慈佐嚴勗孝忠兮春暉西傾即幽宮兮孝子枯居心懾懾兮渺予思之清淚從兮小人繄桑古我同兮各敬爾儀勵筠松兮音容眈然豈其懵兮天崩地拆此怨終兮

陶菴全集卷六

陶菴全集卷七

明　黄淳耀　撰

雜著

紀信不侯辨

或曰紀信有功於高帝甚大帝不贈一爵為寡恩或曰呂后紀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内太尉北軍紀通即信子也信子封侯則漢既明信功矣予按紀通實紀成子成

從高祖入漢定三秦戰於好畤死事死同而事不合則成非信也史記高祖從鴻門脫歸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四人偕漢書改夏侯嬰為滕公紀信為紀成滕公即夏侯嬰故後人謂紀成即紀信此實誤爾然以漢不贈一爵為寡恩則余未敢謂然古者未嘗有追贈賜爵之禮漢初去古未遠故死事之臣但封其子為徹侯而死者不復賜爵終西漢之世皆然不獨信也至東漢之來歙為刺客所害始贈中郎將征羌侯前此未有也高帝

時周苛守滎陽罵項籍死子城封高景侯酈食其使齊死子疥封高梁共侯呂嬰死事子它封俞侯此三人死事雖同而功皆遜信高帝則固已侯其子矣帝生平於德怨之際甚明若謂厚于苛等三人而薄於信豈有此理哉吾故謂信而無子也則已信而有子則必侯信有子而侯則雖追封不及於信而不可謂之寡恩矣或曰信無子則存而不論矣信有子而侯則高帝功臣年表百四十七人中奈何其逸之也曰漢世功臣之後有罪

失侯者不可勝數信子或封未幾而國除則史逸其名矣且高帝封項伯四人等為射陽侯挑侯平皐侯玄武侯今年表無玄武侯張䏍為陳崇草奏有曰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由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户今年表無公孫戎此皆有罪國除而史逸其名之驗也漢寡恩誠有之但不可以紀信為証吾虞夫學者之疎於考索而果於持論故詳辨之如此

大禮私議

本朝大禮之議張桂等傅會歐陽濮議何公孟春謂歐陽議尊濮王時兩制議本出司馬公後彭中丞奏又出程子伊川之筆後朱晦菴亦以稱皇考為不是温公王珪議是又曰歐公之說斷不可據此以為道統之傳自有定論忍復行其邪說乎何公以議禮獲罪其所云邪說正指張桂等然余考歐公濮議是非固可兩存張桂則誠邪說矣不得藉歐公為口實也宋兩制禮官議以濮安王稱皇伯韓魏公在中書與歐公定議據儀禮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服又據開元天寶禮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為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盖韓歐初意止欲依漢宣帝謚史皇孫為悼考故事非欲追尊為帝也兩制議稱皇伯實亦無稽古人稱伯凡叔凡伯父叔父則是伯叔之稱諸父昆弟皆稱而加之未有斷然以為本生父之稱者歐公斥為閭閻鄙俚任情顛倒雖云過激然本生父天性之親而稱伯又無明文則

知漢宣故事稱考亦何渠不可為訓乎且漢宣之失在於立廟京師不在稱考始議謚時有司奏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考曰悼后此當時公議固未嘗以史皇孫稱考為有妨於昭帝則安得以濮王稱考為有妨於仁宗乎然而稱考可也稱皇不可也漢稱悼后盖諸侯王之母皆得稱后非以是為帝匹也英宗以太后旨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則非歐公本

意而至是不得不為之辭故引漢書師丹疏云定陶恭皇謚號固已前定又不可復改據此則恭王稱皇乃師丹許以為是云云夫董宏議尊定陶太后為帝太后丹常劾奏董宏以為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宏詿誤聖朝免宏為庶人哀帝以傅太后必欲稱尊號故下詔稱定陶恭王為恭皇此豈師丹之所許乎其云不可復改蓋亦既往不咎云爾而謂丹許以為是此則歐公遂非文過之辭而不可以此并罪其稱考也今張桂議云

漢哀宋英立為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云云夫世廟入繼雖不如漢哀宋英育之宮中然止可以宣帝為比而不可以光武為比也光武削平禍亂奮然崛起尚以大宗之義承元帝後徙四親廟於章陵故先儒以此斷宣帝立廟京師之失張桂建議不從光武之得而從宣帝之失可乎漢安懿王止於置園即園立廟尚比於

諸侯之禮與獻廟用十二籩豆舞八佾則與二祖八宗並為世數是固歐陽之所譏為二統而其徒曾鞏氏之所譏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也吾故曰歐陽是非固可兩存張桂不得藉為口實也

擬管幼安責華歆書

魏晉間人稱華子魚甚至使果有破壁取后事則其去成濟無幾耳不應同時如陳元龍後世如張茂先者皆盛相推服也此事出曹瞞傳傳

於魏武多醜詞因而反歆未必皆實惜無他書

辨之者予故設為幼安責歆之辭而於弑后事

稍為平反非惜歆也所以見士君子立身一敗

而衆惡皆歸不可不慎也

寧頓首子魚足下生民不幸大梗殷流足下佐命於新

朝鄙人棲竄於海表中間契濶歷數十載既吾間關西

渡偃息州里竊引山木不材之義冀保狐死首丘之願

而比年以來徵命屢下又猥被璽書以吾為光禄勛聞

命驚悸魂神飛去比青州長吏宣諭詔旨又盛述足下薦吾於朝欲以自代始知混淆國論汙黷朝聽皆足下之罪也始吾與足下及根矩遊四方之士莫不聞知吾竊視足下居家清潔議論持平以為足下異日必能明於去就慺慺之誠心合意同然周旋未久知足下意在偶時稍復殊趣矣未幾足下為馬太傅所辟涖治豫章始聞豫章吏民稱足下為政清淨不煩心頗韙之然私憂足下無戎旅之才兼值漢業式微橫流已及雄豪虎

視跨州連城足下職同剖符轉側其間交臂於陵肆之徒接跡於縱横之儒萬一蹉跌進退失據既而孫策弄兵足下惶惑失圖遂自稽服乖明哲之旨違匪躬之義慚魯連蹈海之節昧宣尼守死之訓吾於此時彈指扼腕自恨不幸言而中矣然聞天子徵還足下則又私幸左右刻心改圖以追元責顛趾出否聖籍所美收之桑榆哲王所歎豈意足下猖披至此耶建安十九年吾在遼東客有從許昌來者道足下勒兵入宮事甚悉吾獨

明其不然蓋足下雖邂逅迷惑乃心尚畏名義當可不爾也語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足下雖無其事不得不受此名譬諸嘗為胠篋之人忽為大盜所連引雖非其罪人亦不惜也今大魏受命足下與景興長文之徒攝鬚理鬢噓枯吹生談符瑞則以為化溢於軒皇叙征誅則以為道髙於干戚其如寧者不過海內枯窮之人耳不審於足下何與而當窘其餘生也且夫天下至重而頻陽有退耕之夫千乘至輕而秦國有𧝟

痔之子何者性不可易也吾本匹夫狂狷無當世志力加自越海來歸數履危險衰老頽病年過懸車惟幸四體完具先人之祀不乏飯鬻足以餬口偃仰足以順性暇則吟詠內書行園圃於分足矣實不願富貴也今足下乃以己欲富貴便謂人亦欲之豈不謬哉倘大魏慕明揚之典足下貪薦士之名敦迫就道如獵狐兎則當伏劍而死以頸血濺安車耳不能與足下之徒共事也於易一過為過再為涉三為滅頂今足下薦吾者凡兩

已過涉矣伏願永圖昔者周旋之誼內省在已蹉跌之失全丘園之餘生赦無用之一老詳思語默以戒滅頂寧再拜

擬漢昭烈皇帝伐孫權告廟文

程篁墩集有此文余怪其體純用四六似宋以後文字按三國史所載蜀群臣上先主為漢中王表及先主上獻帝表即帝位告皇天后土文皆爾雅可誦在三國文中最為近古篁墩文不

類也輒本其意改為之云

嗣皇帝臣備敢昭告於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孝愍皇帝七廟神靈臣備聞𡙇羿篡夏義和黨惡仲康誅之夏道復興今漢室淩遲曹操篡盜厥惡什倍於羿賊臣孫權竊據江表包藏禍心與操首尾為逆備以權父堅權兄策仍世裂土戴履國恩納其信使約為唇齒赤壁之役備親董戎旅撲討於操使權得保其疆土克有遺育而權滔天泯夏恣心𢮎禍日者前將軍關羽進討

國賊圍樊襄陽權破七軍功在漏刻權不念同仇之憤不惜君父之難乃陰遣賊將呂蒙等掩襲我荊土殺戮我戍士臣羽忠壯一節臨敵致命權方撊然受操偽爵公為逆賊支黨閼翦王室普天切齒萬姓同恨備惟皇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大物未改天命尚在今權侵敗王略罔顧天顯此而不誅社稷將頓格人羣正僉謂曰然臣備謹以章武元年九月二日親率六軍龔行天罰以丞相諸葛亮輔太子禪留守成都以

飛騎將軍張飛出閬中虎牙將軍趙雲出江州建威將軍黃權出江北侍中馬良出武陵五溪諸蠻罔不率俾將軍向寵等各率所部擐甲以從即日奮劒東指水陸並進賊徒逆黨是伐是殛惟備闇弱否德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是用告於神靈臣備臨師不勝戰懼之至

哀岳侯辭

竊獨悲夫趙宋之不造兮愍岳侯之精忠死而無罪兮

禍又及宗何皇天之不純命兮棄中原之土宇君乃進而揖寇兮退自戕其心眥嗟侯烈烈兮義重於生糺壯武而爲佩兮編孤憤以爲膺陳兵襄漢兮進規伊洛逆豫待擒兮朔方可麾叶方寢閤之受命兮謂中興其可圖鼇戴山而抃舞兮誠不量其區區臨兩河以礪劒兮斷太行以援枹遣北人之犇走兮夜恐失其頭顱當金牌之奉召兮固知其鄣癰叶也思矯命之爲利兮顧臣節其尤重也昔穰苴之專戮兮憑君命以威衆也若亞

夫之在軍兮雖帝至而回鞚也今不可同於往事兮身廢而不用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蓋指軍中之生殺進退如穰苴戮莊賈亞夫堅壁不救梁是也若將之用舍則制於君矣樂毅之受代是也廉頗李牧之不受代非也覆又被之以僞名兮實數天之痛也宏血碧而周替兮牧首刎而趙亡蹇夫子之溘死兮逢思陵之俇攘已矣乎檜既懦而賣國兮浚又勇而忌賢彼桓桓之蘄王兮聲喑啞而失宣無鄂侯之諫諍兮視梅伯之焚煎致偏安之愁愁兮斷潮汐而忽焉鬱松柏於專祠兮泣冬青於廢田

紀信贊 有序

提一匕首劫萬乘之君於壇上則其人必死然亦有不死者將羸卒數千人卒遇強敵數萬進無所援退不及避者其人亦必死然亦有不死者其不死亦各有道方漢困滎陽時羽視高帝猶俎上肉耳信乃詐而脫之此復以何道求不死哉知必死而為之此信之所以為真知忠義烈丈夫也當是時陳平夜出女子數千人於東門外楚兵四面擊之信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漢王因

以得跳後世以為奇計然微信漢王亦必虜信功非陳平所及賛曰

君臣義薄爾報爾施遇非國士誰能死之漢方東面士集如雨其遇將軍不過噲伍及圍滎陽智不及謀千金可捐士惜其頭明明將軍意痛義激命自我有致之則力蕭蕭神靈沉沉鬼雄惟帝之休我又何功

國初羣雄賛

韓氏發難動揺中州陳王念鬼王昌僞劉日月既出陰

精乃收犀舟欲東載沉載浮　韓林兒

滁陽鵲起交臂羣雄始基王業屢蹈沮中室有許眉身倖呂公英靈降升依我沛宫　郭子興

真逸靡聞乘釁豨突偕面雖優窺天則蹶一羊兩狼不死如髮殺拭既成其亡也忽　徐壽輝

偽漢揚塵假著江濱智慚走魏勇亞坑秦狠夫求勝悁悁不已始横當塗終殲左里遺孤銜玉煩我折箠　陳友諒

明氏之興依阻險要繕兵禮士衆頗皂藻什一取民彼

肱其良通我信使成此畫疆一傳冲𣈶乃底滅亡　明王珍

九四糾族烏鈔吴下奉羯名順為狼心野師無嚴律客不長者銜翺自天喪其城社　張士誠

憮憮察罕虎步中原庫庫繼之不勝而奔太原挺命朔漠歛魂運移智惑事去忠存　庫庫

友定落魄起於草菅提戈閩海輸粟燕山乳藥不死轘市血殷雷憑王旅天殛民頑　陳友定

黄巖貪亂聚兵海岸始獻悃誠繼懷瞞讕東莞知時保

境迎師屈盤豹略婉孌龍姿　方國珍何真

高叔英先生像贊

崒然而見者高子之骨遒蒼穆然而藏者高子之神清泚前觀百世者高子之洞曉壬奇捷中秋毫者高子之精能弓矢若此者舉非高子也必也風光本地描之不成面目本來畫之不似夫然後謂之高子

哀烈士辭　有序

崇禎乙亥賊起秦楚轉掠廬州鳳陽之間攻下城邑火

及陵寢南畿大震包將軍文達奉撫軍檄偕統兵官四人進援安慶兵械草草人無鬬志將軍知戰必敗欲持重以待賊疲而軍中為間諜所誘謂賊且四散速進可收其貨寶婦女他將咸笑將軍為怯以逗撓責之將軍不得已亦進戰伏兵發官軍鳥獸散或勸將軍跳身遁將軍按劒叱之矢盡援絶遂力戰以死將軍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死事世襲為蘇州衛指揮同知遂家於吴云黄子曰將軍之死非死於賊也死於他將之牽制也

夫將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使專制而往未必不能滅賊也聞將軍事親孝居職勤慷慨固其天性非乾沒一戰而誤得死節名者之比也友人金孝章傳將軍事甚悉余本孝章意作哀烈士辭一章志悼惜焉

辭曰

嗟夫子之耿著兮竦長劍於戎行承乃祖之豐烈兮遭慷慨而自卬流民横潰兮中土徂攘赫赫簡書兮肅我斧斨我豈絶裾之人兮訣老母而自傷豺狼衙衙兮驅

之以市人風塵澒洞兮天地不仁處兆猱於擩擥兮雖捷巧其胡以陳望陵樹之蕭掺兮誠何有乎吾身覧三軍之變態兮抑又重夫持牢遷逡廵以雁行兮徒衆口之囂囂昔許歷之進諫兮過馬服而采馬鬱周處之文武兮徒見嗤於萬年般青血於左輪兮貫白刃於右拳遂揩頤折頸而畢命兮餘怒氣之勃然夫豈危死之可懐兮知余生之陷滞也曰棄甲而遄復兮雖壽考其足愧也秉元氣以上扛兮履欃槍以為綦扈千騎之容容

兮逢厲鬼而揖之彼倀倀者如瞽之無相兮今皆在乎軍中吾欲使夫子擊賊兮想魂魄於鬼雄

跋李貞孝傳後

永思嚴先生取古人之奇節懿行與夫大事之俶詭不恒見者必考証其年月世代以補輯通鑑之中大約司馬文正公之所不及載載而未及詳者先生不獨於史才為優蓋表彰遺逸亦其雅好然也甞為李貞孝傳示予曰斯人亦何讓於古不可以不入列女傳㙜曰子必

為史官其識之毋忽逾年而貞孝之嗣子陳箴言遂以傳紀乞於余嗟夫貞孝不以情死而能定嗣以承宗祧之重此所以見取於先生也然貞孝之志操如是使得為男子而遇今日君父之難豈不能以一死自全其節哉惟能死而後可以不死貞孝之謂夫時甲申之陽月也某讀而有感焉特書於其後

左翁號說

時子聖昭謂余曰吾年已壯而道未成學古人為文章

而無所合於世竊自歎其相左也因以左翁自號子幸為號說以廣之余曰子且貴右而賤左乎子且伸右而絀左乎子且以左右之名為一成而不易者乎今夫客見主人主人在左及出而登車則主人虛左以待左同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古者官制尚左四近之臣左輔右弼周公左召公右及漢設二相周勃為左相位次第一陳平為左相位次第二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北之揖尚左南之揖尚右吾嘗與燕趙之人遇於途吾

趨而左彼趨而右各以不讓相訏也或為道其所以乃釋然而去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今且班十人於此子遣居四五之間子以左人為左子之右人又以子為左子以右人為右子之左人又以子為右是左右之名幾未有定也而安在左伸而右絀乎且夫世有貴於我者吾右之及吾與之談彼方嗟老嘆卑戚戚然若不可以生世有賤於我者吾左之然彼亦有以自雄其曹也蓋未嘗不樂是故重物輕我雖趙孟不樂也重我而

輕物雖林類榮啓期樂也雖然是猶不足以曷子我聞天地之位北高南下以東為左故記有之曰天地左海試與子往而觀焉背負日月胸盪江湖三歲一周流波相薄以一羽投之渺然不知其所泊也子試虚其心實其腹文必揚乎三代兩漢之波而不為干禄學必湛乎孟荀韓子之淵而不惑乎俗是子之道如海而外物之投子者直一羽而已子為之左孰能為之右哉時子作而笑曰汰哉黄子之言思深哉黄子之以此益我也遂

書之為左翁號說

李龍眠畫羅漢記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壞紙僅見腰足一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跽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屨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

人左手策杖目皆下視口呿不合一人脫衣雙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其杖迴首視捧衣者兩童子首髮鬅鬙共舁一人以渡所舁者長眉覆頰面恠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傴僂策杖去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傴僂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纈紋皆見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尚

跣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按羅漢於佛氏為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杯渡而為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怪也推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迹故為此圖以警發之與昔人謂太清樓所藏吕真人畫像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即此意

題揚青之畫冊

揚芳青之浮沉里中三十年口無雌黄遇酒輒笑生平喜作畫而不自貴重此冊為耘軒作乃踰年始成澹淡布置絶勝平日知其用意於知已深矣余嘗謂鑒古人書畫當以優劣為真贋鑒故人書畫當以真贋為優劣出於古人者茍劣矣雖真者吾猶黜之況贋者乎出於故人者茍真矣雖劣者吾猶貴之況優者乎耘軒試以吾言思之

頑山賦

黄子遊豫章見水次有山塊然生黝然黑骨然立草木泥土一不得附麗焉徵其名於土人皆不能答黄子曰噫此頑山也放於寂寞之濱不能出雲雨見怪物感而作賦且責且譽焉

茫茫太始厥初生山下根坤軸上薄玄間擢草木而為髮涌金銀而發顏含陽吐霧祇包鬼關三浮瀛海五鎮人寰鳥飛鼯兮不極猿狖黠兮難攀峰復峰兮崒嵂澗又澗兮潺湲吾獨怪夫南斗元精西江洪秀割為此山

肖形惟陋榮脉不分首脊相瞀側瞰無林平觀失岫合類釜鬵分侔飣餖靈草避而不生雺霞舉而莫就巨靈擘之不能離始皇鞭之不能走吾得謚之曰頑異古初之所授有如鼇岫春過蓮崖雨徧樹合疑屏花開似面樵客往而路迷羽人來而目眩時維此山頹然不變如彼朱門繁華相扇李路原思不離貧賤又若凜秋勁冬千山其空挂枝葱倩松蓋寥籠霰雪加而如怒瀑泉激而生風時維此山詘然眴眴如彼亂世干戈相雄黃公

綺李保其童蒙至若兩峰奇絶廬岳怪偉翠撲雲端繡鋪谷裏遠喻連衡近同歷壘千巖仰之若附庸萬嶽奔之若兒子嗟此山之不朝類海國之負恃彼萬夫之仰覩翳仁者而樂之相陰陽而卜宅奉牲璧而禱祈非亘地而淩轢百國即觸天而雲雨四壥茍其頑也類此復奚取於山為若夫刲火揚灰洪流滅木澤竭伊洛之源鐘響銅山之谷壞碑沉滄海之濱跛羊上廢臺之麓則此山之堅完雖一毫而不縮有鋸齒之雕虎豎修頭之

赤精日經營乎窟宅思咀嚼乎含生畏此山之發露乃
歘爾而遐征彼蛟龍之跳波雖捧土而莫爭立此山於
隄岸類比屹然之金城桑沃若而春美黍翼然而秋成
合大氣於坯渾配神功之無名吾不知在天地者幾千
萬載豈夫人之所能輕方丈緜邈石閭杳冥吾將游六
合而遙返求至道於山英

請祀張大參公鄉賢狀

故官大中大夫資治少尹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張公

諱恒由萬歷乙卯科舉人庚辰科進士全忠全孝有守有為學古入官師召杜之循良而器兼方虎立身行道抱閔曾之誠篤而文比淵雲方擢巍科於大廷即以孤立而補外茶陵筮仕治衆如烹小鮮興國守官理艱若批大郤褰賈琮之帷幔使赴愬咸得盡言去子產之萑藜擊強宗絕無鯁避歲丁凶饉則倣古制社倉如清獻之救災吳越兵弄潢池則殲偽漢遺種如士燮之威震諸蠻既晉職於秋官遂恤刑於兩浙原法意於銖兩輕

重之際情可矜罪可疑鐵案不搖真覺操三尺者為律拔人命於詿誤紛紏之中死不冤生不濫讞稿具在奚止活千人者受封兩造不宿春而半升之謡以興建昌守從無滯事千金捐橋稅而中璫之焰以息夏中丞屢有美言為臬副而時相不敢爭利於湖轉藩參而士民猶欲借公於郡凡諸卓異簡不勝書他若益藩王折節下交臨政無撓於朱邸吳明卿登壇唱和當官周貸其伯兄謝顧端文銓席之推不以君子附君子絶陸冢宰

重囚之囑不以要人視要人兩郤餽金而暮夜不欺一
過鄣封而酷吏改德洎乎辭榮聖世囊止一琴勇退急
流年方逾艾羊叔子恩存去後峴山餘墮淚之碑李令
伯心切堂前魏闕有陳情之表補過盡忠於畢世承歡
聚順者廿年至若三徑就荒長守杜門之轍數椽墊隘
時聞還券之言接後進藹若春風戢家人肅如朝典隻
字不通於當路而遇折漕諸議則必盡言一介不取於
他人而周族黨緩急略無難色詩歌餘事得風騷漢魏

之遺理學至深晰濂洛關閩之要刻有因明撤節合為明志一書總之陰德如耳鳴公不自言故子孫僅傳其什一文章如枝葉世有知者則淵源皆發於性情原其澤及於人止是誠能動物迄今建昌祠為名宦合十三郡而絃頌如新因思瞑邑自有鄉賢何二十年之俎豆尚闕伏乞俯從輿論批祀泮宮庶𭧁好在人江右無獨專之仁義而典型追古海壖有不墜之風聲矣

陶菴全集卷七